

帽子王

〔意大利〕马瑞吉欧·葛瑞欧

曹文轩
图 文





中国种子世界花
Chinese Story Seeds &
World's Illustration
Flowers

帽子王

〔意大利〕马瑞吉欧·葛瑞欧 文
曹文轩 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帽子王 / 曹文轩著 ; (意) 葛瑞欧绘. -- 北京 :

天天出版社, 2015.5

(中国种子世界花)

ISBN 978-7-5016-0955-0

I . ①帽 … II . ①曹 … ②葛 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图画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8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8890号



责任编辑: 董 蕃

美术编辑: 罗曦婷 王 悅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9 × 1194 1/16

印张: 2.5

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7 千字

印数: 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955-0

定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中国种子世界花
Chinese Story Seeds &
World's Illustration
Flowers

帽子王

〔意大利〕马瑞吉欧·葛瑞欧 文
曹文轩 图



童童一家四口被日本兵抓走，是在一天的傍晚。

当时，他们正走在这座南方小城的街上。一辆军车呼啸而来，突然停在了他们的身边，从车上跳下十几个日本兵，不由分说，要把他们一家四口抓到车上。

爷爷说：“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。”

一个日本军官用手指点了点爷爷的额头：“老头，你，魔术师，良心大大的坏！”他又用手指点了点爸爸和妈妈的额头：“良心统统的坏了！”他看了看才八九岁的童童，犹豫了一下，但随即一挥戴白手套的手：“统统抓走！”





先是军车开了一天，后是火车开了一夜，接着又是军车开了一天，他们被押解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特别大的集中营。



很快，他们就被分开了，爷爷和童童被关在一处，爸爸和妈妈分别被关在另外两处。一道道铁丝网将成百上千的人隔离开。

不远处的荒丘上，不时地会响起枪声。每一次枪声之后，就会有几张面孔在放风时不再见到了。

“爷爷，我要回家。”童童总是抓着爷爷的手，用胆怯的目光看着四周，对爷爷说。

“爷爷会带你回家的。”

爷爷在集中营还算体面，他没有穿囚衣，还是那番表演魔术时的穿戴：上身是一件燕尾服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。

每天上午，整个集中营有一次放风。

那时，童童会隔着两道铁丝网见到妈妈，隔着三道铁丝网见到爸爸。

这一天，童童突然松开爷爷的手，扑向铁丝网，向爸爸妈妈大声哭喊着：“爸爸！妈妈！我要回家！”

爸爸和妈妈同时扑向了铁丝网。

几个日本兵很快冲向了爸爸妈妈。

爷爷连忙拉走了童童。

童童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爸爸妈妈好像在对他说什么。他们的话是无声的，童童从他们的口型仿佛听到：“回——家——”

后来，童童哭了很久，一边哭，一边说着：“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……”

不远处的荒丘上，又响起了枪声。随后一连五天，童童都没有见到爸爸妈妈。

童童看到，爷爷在向铁丝网那边张望时，泪水从眼角滚落了下来。



这一天，一个日本军官站在爷爷的面前。

“你，魔术大师！”日本军官翘起了大拇指，“帽子，你会变出无数的帽子，帽子王！我们，要搞一台晚会，你，表演魔术，可以吗？”

仿佛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，爷爷说：“可以！魔术是可以对任何人表演的，它只是一种智慧。”

日本军官点了点头：“你，需要我们为你准备些什么吗？”

“我会将我需要的东西给你们列一份清单。另外，我有一个要求：那天，必须让我的孙子与我同台演出。因为，我需要他的配合。”

日本军官答应了。





接下来的几天，爷爷一边制作道具，一边悄悄打量四周。他发现，每天上午十点左右，都会有一个通讯兵背着邮包，骑着一匹白马从集中营出发，不知去一个什么地方送邮件和取邮件；下午三四点钟，又骑着白马返回集中营。那个通讯兵每回都会将白马牵到集中营门口的一片草地上，然后拍拍白马的屁股，就分发他取回的邮件去了。

集中营实际上分为两个区域，被抓来的中国人关在里面这个区域，沉重的大铁门几乎永远是关着的。在这一区域的外面，便是日本兵活动的区域，那里也有一道门，那匹白马总被拴在这个门口。



演出是在一幢大房子里进行的，大房子坐落在外面那个区域。舞台是临时搭建的。这似乎是一次慰问演出，来了不少日本艺人。

爷爷的表演在童童的配合下，极其精彩。

爷爷实在太神奇了。明明是一个空箱子，可是，就见他不停地从里面取出一顶又一顶帽子。后来更是神奇，爷爷的手在空气中这么一抓，就抓出一顶帽子。

台下的日本兵看得目瞪口呆。

当爷爷把这些帽子摞在一起时，居然有童童那么高。

爷爷朝台下的日本兵得意地笑了笑。

童童端起这摞帽子，就像端起一座塔，在台上晃晃悠悠地走了一圈之后，回到了爷爷的身边。

爷爷将空箱子朝台下的日本兵亮了亮，转眼之间，这一摞帽子又在这空箱子里消失了。

爷爷又朝日本兵亮了亮箱子，还没等日本兵一脸的惊讶退去，只见爷爷朝空气里一伸手，就抓出一顶帽子，随即帽子又从他手中飞出，旋转着，在空中漂亮地飞了一圈之后，落到了舞台上。

其间，有好几次，那顶帽子飞到了台下日本兵的上空，但最终都飞回到了舞台上。

不一会儿，舞台上便落满了帽子。

这时，爷爷取下了他头上戴的那顶黑礼帽，用力一甩，只见那帽子在整个大屋里转了一圈之后，悠悠地飞到了爷爷的手上。

日本兵发出一阵欢呼。

爷爷戴上他的黑礼帽，与童童手牵手，走到了台口，朝台下鞠了一躬。

大幕拉上了。

收拾台上的帽子时，爷爷在童童耳边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回家……”

演出还在继续，爷爷和童童走到灯光灰暗的台后，佯装着收拾东西，瞅准机会，抱着那只箱子，在一片混乱中，从后门跑了出去。

他们闪进黑暗里，迅速跑向集中营门口的那匹白马。欢呼声不时地从那幢大房子里飞进黑暗中。